



世界文学经典导读

静静燃烧的日本雪

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

东方大地的永恒之声

泰戈尔及其创作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I06
18
:27

静静燃烧的日本雪

——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说

杨 非 张爱斌

海南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生平和创作作了生动而全面的评述。以叙述与议论结合的笔法，概述了作家从无家可归的孤儿到独立于世的小说家的生活创作道路，也介绍并论述了川端康成独特的人格精神和思想倾向，揭示了作家中后期获得重大创作成就的主要原因；分析并论证了作家特殊的文学地位、文化特质与美学追求，著者还专章分别阐述、剖析了《雪国》、《伊豆的舞女》、《古都》和《千鹤》等主要代表作品的主题、人物、题材、语言、结构和表现手法等特色。对作家的其他作品也作了一定评介。读者可以通过本书，对川端康成文学世界的魅力和奥秘获得清晰的了解。

目 录

1	静静燃烧的日本雪 ——川端康成传略
1	从无家可归的孤儿到独立于世的青年作家
10	“既是风，也是水”
19	樱花在心灵远景中芬芳 ——川端康成的文学地位、文化与美学特色
19	“我的宁静是马不停蹄的忧伤” ——川端康成作品的文化特质
30	“一朵花，比一百朵花还美” ——川端康成的美学追求
33	镜中的印象 流萤的感觉 ——《雪国》

- | | |
|----|-------------------------|
| 33 | 遥远的雪国 虚幻的人
——内容与人物形象 |
| 43 | 爱的徒劳 生之虚幻
——思想与主题 |
| 46 | 跳跃的意识流
——结构艺术与现实观 |
| 52 | 瞬间迸发的“新感觉”
——技巧和手法 |
| 55 | 风景自笔端流出
——语言艺术 |
| 58 | 清纯明丽的成名作
——《伊豆的舞女》 |
| 58 | 难忘的伊豆之行
——故事与“我” |
| 60 | 初萌的恋情
——情调和心理 |
| 64 | 心灵深处的偶像
——女性美和爱的观念 |
| 70 | 古都里，一个古老的故事
——《古都》 |
| 70 | 古都中徊响一支童谣
——内容 |
| 72 | 郁金香和杉树以及三角恋
——人物形象 |
| 80 | 系统住魂灵的围腰
——细节刻划 |

82	潺潺溪中水 ——结构安排
83	绮丽的景 真正的人 ——景物描写
88	千鹤，千鹤，飞去来 ——《千鹤》及其他作品
88	迷茫的爱 ——内容
90	古老的志野瓷 ——人物略影
92	唯美与道德：堕落的美感 ——性与爱
95	不可忽略的补注 ——其他作品
98	永恒的主题：生命·爱·美 ——主题与源流

静静燃烧的日本雪 ——川端康成传略

从无家可归的孤儿到独立于世的青年作家

川端康成（1899 - 1972），出生在大阪市北区。川端康成的父亲川端荣吉是个医生，毕业于东京医学院。他的兴趣颇为广泛，曾跟大阪的一位儒家学者学过汉诗和绘画。在他的藏书中，汉文典籍相当丰富，此外还有大量的日本和西洋的文学作品。在川端康成不满两周岁的时候，因为患肺结核病，他就与世长辞了。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还惦记着儿女，希望他们长大了能有所作为，并且还挣扎着坐起来分别为儿子川端康成、女儿芳子写了“保身”、“贞节”两个字，作为遗训。也许是由于年龄太小，和父亲作最后告别时，川端康成好象没有感到悲伤。这是川端康成出世后经历的第一次死别。

父亲死后，母亲便带着川端康成回到自己的娘家，居住在

大阪府西城郡丰里村黑田家，然而，不幸的是，刚刚过了一年，因为受了父亲的传染，川端康成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那时，川端康成还不满3周岁。这是川端康成出世后所经历的第二次死别。前后相隔仅有一年。

由于当时年幼无知，川端康成后来连父母的面貌也不记得，可回忆的东西一无所有。他在短篇小说《油》里曾经提到这一事实：“母亲连照片也没有留下……从仓库里发现了父亲各种年龄的照片三四十张，我曾将其中拍得最好的一张放在中学宿舍的桌子上作为装饰，但其后几次变换住处，这些照片全都遗失了。”

接踵而至的灾祸，在川端康成的幼小心灵留下了更严重的创伤。他曾经说过：“父母相继病死，深深刻入我幼小的心灵上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怖。”更让他不能抹去的是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思念，直到晚年，他的作品仍然不时流露出思念母亲的悲痛，这直接影响了他以后的创作。

失去双亲不久，川端康成便随祖父母回到了他的老家——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姐姐芳子则寄养在姨母家里。

川端康成的老家是个很大的宅子。在这个宅子里，他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童年和少年时光。

川端康成的祖父名叫三八郎（后来改名康筹），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性情有些古怪。他从祖上继承下来不少财产，可是却不肯安份守己地维持家业。到接手抚养川端康成的时候，除了那所旧宅子，他几乎一无所有了。关于这位祖父，川端康成后来怀着无限的感慨写道：“啊！祖父一生一无所成，着手搞的事业都以失败告终，他作何感想呢？它是完全的孤独。孤独而又悲哀——这便是祖父。”

川端康成自幼身体虚弱，也许是由于体弱多病和家庭环境冷清，川端康成小时候在直觉上特别敏锐，经常能够说出一些小小的预言，如丢掉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啦，明天要来什么客人啦等等。这种特异功能等他上了学以后便逐渐变得迟钝了。

1906年春天，川端康成七岁，开始进入丰川村普通小学学习。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一方面轻松愉快的家庭学习结束了，严肃紧张的学校学习开始了；而另一方面，狭小孤寂的家庭生活范围也渐渐打破。

1906年9月，川端康成刚刚适应了学校生活不久，一个新的打击降临在他的身上——祖母突然间死去了。川端康成对于长期以来抚养自己的祖母感情颇深，因此，祖母的死使他十分伤心。他后来写的《故园》、《祖母》等作品都是描写祖母，怀念祖母的。

祖母死后不久，1909年7月，川端康成10岁的时候，他年仅14岁的姐姐芳子又离开了人间，川端康成对姐姐的感情并不很深，但姐姐的去世也令他十分难过。

川端康成，从小喜欢画画和读书。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对《源氏物语》、《枕草子》等平安时期女作家的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他曾回忆：“我在少年时代读过《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那时，抓到什么便读什么。当然，意思并不了解。欣赏的仅仅是语言的音响和文章的格调。这种读法将我诱入少年的天真的感伤之中。即歌唱无意义的歌。”（《关于文章》）。通过这种“音读”，流贯在《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悲哀”，同他自身的经历和情绪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使他终生难忘。

祖父是他最后一个亲人，和他长期共同生活，所以祖父的

死给他带来的哀痛是巨大的，深沉的。据《精通葬礼的人》的描述，祖父举行葬礼这一天，正当很多参加葬礼的人前来吊唁的时候，他突然感到鼻血要从鼻孔里流出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流鼻血，由此可以看出祖父之死给他的痛苦是多么的深重。祖父死后，川端康成便成了茕茕孑立、无依无靠的孤儿。

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和受别人同情和怜悯的孤儿生活，使得他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微妙的性格，一种奇特的思维方式。一方面，他因此对周围的人们怀着好感。“我自幼是孤儿，受到人们过多的帮助。因此，我成了一个决不会恨别人，生别人气的人……”（《文学自传》这说明他有着十分善良的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自己的孤儿感情，对周围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产生一种反感，不仅如此，川端康成还曾有意识地把摆脱这种孤儿感情以及被人同情怜悯，作为自己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之一。正如他在《全集》第一卷《后记》中所写的那样：“在祖父之前，祖母在我八岁时死去，母亲在我四岁时死去，父亲在我三岁时死去。唯一的姐姐寄养在姨母家，在我十岁左右时死去。留在我记忆中的亲人只有祖父一人。这种孤儿的悲哀流贯我处女作的底层是很讨厌的。”因而，他的处女作保留着这种感情的烙印，也记载了他逐渐摆脱这种感情的轨迹。

1915年1月，川端康成开始了学校寄宿生活。这时，川端康成的兴趣越来越集中到文学方面。他在写作上所结出的第一个果实，是自编诗文集《谷堂集》。

1916年对川端康成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他的几篇作品在报纸、杂志上正式发表；在这一年，与他

同年的宫本百合子经坪内逍遙的推荐，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贫穷的人们》，令他吃惊；在这一年，他和新作家南部修太郎之间开始了通信关系；也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清野（假名，本名是小笠原义人），体验了同性恋。

1917年3月，川端康成从茨木中学毕业。毕业典礼后的第三天，他就离开故乡，来到东京暂且栖身在浅草藏前姨表兄的家里。浅草有“东京心脏”和“人间市场”之称。在浅草，所有的东西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人们的种种欲望都赤裸裸地流露出来。这是将所有的阶级、人种混杂起来的巨大潮流。浅草既与川端康成的个人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又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

1918年秋天，川端康成刚升入高中二年级不久，为了抚慰和缓解自己孤僻善感的心灵，前往伊豆作过一次旅行。这是他到东京后第一次真正的旅行。但是在途中，他获得了意外的幸福。年轻抑郁的川端康成认识了一群流浪演出的女艺人，她们天真风趣的态度深深感染了他。而且，丘比特的爱之箭也擦着他的心房透胸而过，使他对一个舞女产生了淡如清风、醇若甘泉的朦胧爱情。使他一举成名的《伊豆舞女》，就是这次情感经历的真实反映。

1919年6月，20岁的川端大量阅读了俄国文学和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他特别喜欢志贺氏的文体和他那寓于任胜而热烈的生活方式中的反抗精神。尽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有些读不懂，他还是被其中忧郁、压抑和变态的心理深深打动。

这期间，他为爱情的闪电再次击中，对白木屋饭馆的女侍一见钟情。女侍的美丽就像花的迷香，令川端康成沉醉不已。

然而，这样的一见钟情注定是短命的，“像一场小型的瘟疫，迅速地侵袭又迅速地退去了。”为了纪念这次早天的爱情，川端写成了小说《千代》，发表于第一高等学校的校刊《校友会杂志》上，当时反响不大。

不久，川端康成又一次坠入情网。因为经常出入爱兰咖啡馆，他对那里的女侍、少女千代（本名伊藤千代）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情，以至最后神情恍惚，夜不成寐。

经同学介绍，川端康成与后来也成为作家的今东光成为知交，并受到今东光父母的喜爱和照顾。他在这段时光中领受了人间温情。

翌年，川端康成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英文系。随后，他和石浜金作，今东光等人，拟办同人刊物。为此，他们前往拜访当时著名作家菊池宽。菊池氏慧眼识英才，对当时文名寂寞的川端康成盛情接待，并在以后的日子里，长期对他多方照顾，令川端康成感动不已。

由于川端康成等人的努力，再加上前辈作家菊池氏的提携，《新思潮》终于得以第六次复刊，不久，川端康成在第一期上发表了《一次婚约》，在第二期上登了《招魂节一景》。后者得到菊池宽和另一作家久米（正雄）氏的赞赏，这对川端康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后来，他曾说：“承蒙这些恩顾，我的起步是非常幸运的。”

1921年10月，即川端康成大学二年级这年，爱情的金网越收越紧。爱兰咖啡馆的少女千代也到了歧阜。当时千代只有16岁，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纯情少女。川端康成在友人三明永无的陪同下，前去拜访千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美丽的千代终于与川端康成订婚。

为了筹备婚事，川端康成回到东京后，便去找恩师菊池宽帮忙。菊池宽慷慨解囊，并说自己准备出国，把房子借给川端康成，让他和女友同居。前辈的盛情令川端康成再次深为感动，慨叹自己虽生世多蹇，但总有好人扶助。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千代突然毁约。虽然多方竭尽全力，终于无可挽回。

这次感情挫折对川端康成伤害极深，长久难以平复。他常常夙夜忧叹，心伤欲裂。后来，他以这次失恋为素材，写成《南方的火》、《篝火》、《非常》、《她的盛装》、《暴力团的一夜》、《海上火祭》等一系列小说，来寄托对烟消云散的不幸爱情的怀念。

菊池宽为分解川端康成的忧愁，将日后也成为日本著名作家的横光利一介绍给川端康成，两人结成终生挚友。同年12月，川端康成在《新潮》上发表第一篇评论《南部先生的风格》，“平生第一次拿到了稿费。”

1922年6月，川端康成由英文系转至国文系，此时，他已经以评论家的身份跻身文坛，并为《时事新报》撰写“创作月评”专栏。这段时期的评论写作，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也提高了他的鉴赏能力，并为他日后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理论基础。

这年夏天，他怀着失恋的伤痛，再次逗留汤岛，企图自我抚慰受伤的心。其间，他创作了《汤岛的回忆》，在此基础上，根据十九岁时那次伊豆之行，以及对美丽少女千代的缱绻情肠，完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抒情名篇《伊豆的舞女》，寄托了对初恋小舞女的怀念。

1927年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日本文坛的轰动。一向寂寞的川端康成，一夜之间成了文化名人，成了文坛最引人注目

的实力派新秀。但川端康成本人，却一如既往，保持着自己那颗平淡而微微抑郁的日本心。

在《伊豆的舞女》中，川端康成显示了他后来作为新感觉派中坚的一些艺术手法：非情节化倾向，大量的直接比喻，情与景的交融等等；并基本奠定了以后作品主题的基调：为年轻美丽的女性（尤其处女），倾注心血和笔墨。川端康成解释说：“我虽不像人们所说，是个品行端正但带点病态的人。但我倒是经常同许多女性交朋友。例如我不像无产阶级作家那样，我没有幸福的理想，没有孩子，也当不上守财奴，只徒有虚名，恋爱因而便超越一切，成为我的命根子。”

22年后，川端康成著写《文学自叙传》，评论自己在1922年前后的这些经历说，和千代“只是口头订了婚，我连一个指头也没碰过那位姑娘。正像《伊豆的舞女》那位十四岁的少女一样。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1923年，菊池宽创办了《文艺春秋》。为提携文学新人，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等人都被接纳为《文艺春秋》的编辑。这使他又接触到一批文学界同仁。

同年九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川端康成想到了住在关东的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就约了横光光一起去慰问芥川。芥川氏对川端康成嘉勉有加，并在两位文学新人的陪同下巡视了震后的废墟。

从这一年开始，川端康成正式步入文坛。当年他共发表各类文章14篇。其中有早期名篇《南方之火》、《精灵祭》等。

大学四年级时，川端康成的学费来源开始继绝，于是他开始凭藉稿费自食其力。川端康成的毕业论文是《日本小说史》。藤村作阅后，却作了批评：“序言虽然写得很好，但正文不怎

么样啊。”由于他的举荐，序章《关于日本小说史的研究》刊载于《艺术解放》三月号上。

川端康成后来在回忆中承认，转入国文系后，他“也几乎没有上课”。这样，学分自然不足。但是系主任藤村博士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青人颇为欣赏，并亲自出面为这位不安分的高足周旋，使川端康成得以由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毕业。

十月份，鉴于全国各种文学团体蜂起，为了表达自己的文学见解，川端康成与横光利一、片冈铁兵、今东光、石浜金作、中河与一等作家，筹划创办了同人刊物《文艺时代》。原来《新思潮》的原班人马几乎都加入进来。这令川端康成感到很开心。

《文艺时代》的刊名，来自川端康成的文学主张。他认为：今后的时代，将由文艺取代宗教，文艺所蕴含的普遍的美、真与善，将省略宗教的典籍、庙宇、偶像、祈祷等中介物，而直接与那“无限的真与美的幻影”相通。在这时，普救人类必须坚持艺术至上的观点，也由川端康成提出来了，并且还得到了《文艺时代》内部文学同仁的赞同，这也是日本唯美主义最初的潮头与泉源。

在《发刊辞》中，他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革新文艺”，“是对自然主义最初的，也是正当的一个反动”，“是新作家对老作家的一个挑战，可说是破坏现有文坛的运动。”对此，老一辈作家表现了极大的宽容与支持。著名评论家千叶龟雄在《世纪》十一月号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新感觉派的诞生》一文。他们很清楚，川端康成等人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追求新的表现手法，偏重直觉，重视主观感受，主张写出“新的感觉”。从此，这批新进作家，被看作“新感觉派”，同当年六月

创刊的《文艺战线》的无产阶级文学派一道，形成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大文学潮流。

从1923到1927年，川端康成相继写出了《篝火》等一系列以美丽的少女千代为原型的自传性作品，也创作了《头发》、《港湾》、《月亮》等超短篇小说。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大量随笔和评论。这些作品既有未来派、达达主义等外来的影响，也有不受传统道德束缚的反叛精神，表达了川端康成为了克服孤儿乖僻性格，压抑失恋的伤痛，

至此，川端康成正式完成了学业，以一个独立的青年作家身份走向了社会。此前进行的求学、交游、创办刊物等活动，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素材和经验。他自己也称这段时期为“人生的准备时期，”尤其“恋爱在心头留下的阴影，有如菊花的飘零，能消蚀武士刚冷的心。”

1928年，他发表了《关于新进作家的新倾向》一文，表明“新感觉派”的创作主张：“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

同时，川端康成开始对心灵学发生了较浓厚的兴趣。其作品也带有某些神秘的意味。此后的两年多里，他长期逗留于伊豆的汤岛，在宜人的温泉边寻觅自己青春的足迹。

“既是风，也是水”

在川端康成的一生中，20岁成为一个值得牢记的一年。这年四月，他与横光利一组织了新感觉派电影联盟。川端康成的脚本《疯狂的一页》搬上了银幕，并被推选为当年的优秀影

片之一。因放映效果不佳，联盟解散。稍后，一直关注川端康成的文学发展的金星堂出版社，将他超短篇小说辑录成书，出版了他的处女集——《感情的装饰》。

正是这个时候，川端康成结识了温柔贤慧的秀子姑娘。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决定结束自己的感情流浪，于是便与秀子开始了共同生活。

这段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兴起，纯文学受到了猛烈的攻击。而川端康成本人并没有很深地卷入笔战，主要是因为横光利一、今东光等挚友开始“左倾”，有意无意地保护了川端康成。而且川端康成本人也无意与无产阶级文学作斗争。但川端康成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不符合坚忍、平和的日本文化精神。

不久，川端康成又加入到《近代生活》刊物中去，并且由大森举家迁居至上野，那一段时期，他常去浅草公园附近体验生活，为小说创作汲取素材。

迁至上野后，川端很快又与堀辰雄、横光利一、永井龙男、犬养健等人加入《文学》。

对于自己“漫不经心地参加了一些同人杂志的文学团体”，川端康成作了解释：“这是没有节操吗？是处世圆滑吗？是投机取巧吗？我自己向来没有这种打算。或许我更多的是天生的傻瓜。只是，我能自我辩护的，是我随波逐流，随风来顺水去。而我自己既是风也是水。毋宁说我总想失去自己，有时却失去不了。”他还说，“我主动参加的，只有《文艺时代》。”

这时，《文艺时代》开辟了“谈谈我的丈夫”的栏目，为众多的作家夫人提供了一个表现才华，比赛“相夫”能力的绝妙机会。川端秀子夫人当然亦在被邀之列。她为自己的丈夫写下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情深意浓，笔法纤柔，俨